

知我意

「臣想以下犯上。」

昨夜宫宴，我喝多了，宴后与萧将军议事，不知怎么的，就议到了……榻间。

总之，我衣衫不整地醒来时，宿醉的头痛还未散去。

萧无祁已经抱着剑靠在床头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

我被他小狼崽子一样的眼神看得心中一凛，讪笑道：

「想必萧将军也明白了，这只是个意外……」

萧无祁挑挑眉，竟然笑了：「那皇上的意思是？」

我试探道：

「萧将军本就战功赫赫，昨夜虽然颇为辛苦，但朕也看出了你的实力。不如朕赐你一桩好婚事，再补偿黄金百两，如何？」

「皇上已经拿走了臣的清白，难道还想让臣另娶他人？」

萧无祁一声冷笑，下一瞬，手中的剑就横在了我脖子上。

「皇上只有两个选择——要么杀了臣，要么娶了臣。」

1

其实，我与萧无祁的渊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

按理说他不该这么愤怒。

只是，毕竟我作为皇帝，在天下人眼中皆是男儿身。

偏偏萧无祁出身的萧家，往前数三代，都是我大周的沙场名将，名声清白。

我缠好裹胸，整理好凌乱的衣衫，扶着额头下床，萧无祁已经站在了窗边。

「萧将军既然要朕负责，那便等些时日吧。」我把揉皱的前襟一点点扯平，又抬眼看向他，「今日之事，还望将军暂时不要说出去，朕另有筹划。」

萧无祁看着我，没说话。

他的眼神带着战场上淬出的锋凛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几乎要从里面看出一丝血色。

「臣不敢不从君命。」良久，他终于开口，嗓音沙哑，目光凛冽，「只是……周蔚，我还以为，三年前，你真的死了。」

他又扫了我一眼，自嘲地扯扯唇角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日光盛极。

我站在寝宫门口，看着萧无祁的背影，捂着骤然剧痛的心口，俯下身去。

我想起三年前那场惊天变故。

那时我还是大周受尽宠爱的公主，父皇母后带着我与双胞胎哥哥一同微服出游，却遇到了山间恶匪。

他们不要财，只要命。

父皇甚至连句囫圇话都没来得及说，就被一刀割掉了头颅。

黄昏时，我从满地血泊中爬起来，一寸一寸地往前挪，直到遇到忠勇侯嫡女舒鱼的马车。

从那一日起，公主周蔚死了，而我则成为了侥幸活下来的太子，大周的新帝。

朝中暗流涌动，为保周全，除了救下我的舒鱼之外，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

包括萧无祁。

也包括曾经身为公主时，我的未婚夫，淮安王世子宁桐。

他是我哥哥的伴读，自小与我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

我喜欢了宁桐整整六年，父皇宠爱我，也照着的意思下旨赐了婚。

可我即位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以新帝的身份收回旨意，另给宁桐赐了一门亲事。

那天晚上我谁也没见，一个人在御书房坐了一夜。

烛火跳动里，我恍惚间看到十七岁的自己，提着花纹繁复的裙摆，义无反顾地奔向宁桐。

他含笑向我张开双臂，哥哥和萧无祁就站在他身后，我却看不清他们的表情。

然而如今。

我的心里揣着谜团，装着仇恨，也再穿不了漂亮罗裙，做不了天真无邪的公主。

也不可能再嫁给宁桐。

昨日宫宴，宁桐带着他的新婚夫人一同入宫。

那是我亲自挑的，出身良好、无忧无虑的大家闺秀。

一双眼睛清凌凌的，活泼天真，一如三年前的我。

宁桐挽着她的手，走过来给我行礼。

起身时目光从我脸上晃过去，眼中忽然多出一丝恍惚的神色。

我很清楚，他是想到了三年前死去的「周蔚」。

宫宴开席，我高坐主位，刚端起酒杯，守在殿外的太监忽然跑进来，急促道：

「皇上，萧将军回京了，如今正在殿外求见！」

我怔了怔，蓦然站起身来：「宣。」

片刻后，一身玄衣的萧无祁大步跨进殿内，腰间尚且挂着长剑。

他行了个礼，抬起头，凛冽的目光扫过我脸颊，落在我眉心那道疤痕时微微停顿了一下。

大约是边关风霜洗礼，他瘦了不少，人却更加凌厉。

明明是跪在殿中，脊背却挺得笔直，看上去像柄出鞘的、锋芒毕露的利剑。

我垂下眼，避开他的眼神，片刻后复又抬起：「萧爱卿一路辛苦，入座吧。」

酒过三巡，萧无祁忽然端着酒杯向我走过来。

那一瞬间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想起三年前。

京郊那场噩耗发生后，他一路快马回京，跪在「周蔚」的灵前一言不发。

我压低嗓音安抚了两句，萧无祁蓦然转过头，眼眶发红，眼神凌厉地看着我。

他一字一句道：「皇上，那是您的亲妹妹。」

等我回过神，萧无祁已经走到了我面前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萧将军三年不回京，怎么今日突然回来了？」

「皇上忘了吗？三日后，就是蔚蔚的忌辰。」

我蓦然怔住，一阵尖锐的痛意从心脏传递出来。

我把发颤的指尖笼在袍袖下，低声道：「萧将军，你是在恨朕吗？」

一声带着嘲弄的冷笑传入耳中。

萧无祁没有说话，只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面无表情地把青玉杯扔在地上，任由它碎裂成片，而后转身走了。

再然后……

我看到下方的宁桐与他夫人琴瑟和鸣，举止亲密，心中愈发酸涩，不知不觉便多喝了几杯。

宫宴散后，群臣三三两两地往外走。

我看着萧无祁的背影，鬼使神差地叫住了他。

「萧将军，朕有要事与你商谈。」

萧无祁恨我，我知道。

他把我当作我哥哥，以为我为了坐稳皇位，甚至不敢为惨死的妹妹查明真凶是谁。

至于他为什么因为「周蔚」的死而恨我……

我不愿再深想。

其实从前，我一直觉得萧无祁并不是很喜欢我。

很多时候，他看到我拎着食盒跑去给宁桐送点心时，总会皱着眉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我是个心地善良的公主，从不记仇，即使这样还是会分给他一块。

但每次都被他无情拒绝：「公主，臣不喜欢甜食。」

而此时此刻的寝殿内，我大约是喝多了，因此望着萧无祁手中的红豆饼，阴阳怪气道：

「萧将军不是讨厌吃甜食吗？」

然后就被他一把抱住了。

他伏在我肩上，温热的指腹轻轻擦过我额头，停在那道微微凸起的疤痕上。

萧无祁原本带着醉意的声音里，忽然多了几分痛惜。

他小心翼翼地附在耳畔问我：「蔚蔚，疼不疼？」

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他那张极好看的脸，被冷白的光照出一种冷冽的锋锐。

眉骨挑高，下面是一双幽深如潭的眼睛，鼻梁高挺，光影切过来，让轮廓的线条更加利落，嘴唇一如往常，淡得没什么血色。

真让人想亲。

我一下就没把持住，抽掉他的腰带，手指挑开松垮的衣襟，一把探了进去。

萧无祁咬着嘴唇闷哼了一声，喉结上下滚动，被我俯身咬了一口，锁骨也立刻蔓延上一层浅浅的红。

我覆在他身上，用不再刻意压低的嗓音叫了一声：「萧无祁。」

他忽然浑身僵住，片刻后，更加用力地抱住了我。

雨声渐急，风揉乱襟中花。

天色泛白时，我们才终于沉沉睡去。

2

萧无祁走后，我去御书房议事，结果没议两句，李德海忽然来报：「皇上，萧将军求见。」

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

李德海出门，把萧无祁领了进来。

原本站在我面前的薛太傅转过头，忽然一声惊呼：「萧将军，你这……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眼皮一跳，抬头看去。

萧无祁皮肤冷白的脖子上，两道吻痕清晰可见。

原本没什么血色的嘴唇被一抹暗红覆盖，想来是我昨晚咬破的。

这个痕迹太暧昧了，以至于古板的薛太傅痛心疾首：

「萧将军，你才刚回京，还未成亲，竟然如此荒唐，成何体统？！」

萧无祁嗤笑一声，抬起眼看着我。

我从这个眼神中读出了威胁之意，连忙站起身，硬着头皮安抚道：「无碍，无碍。」

「北疆民风素来开放，萧将军待久了耳濡目染，潇洒风流些也实属正常。」

萧无祁的神情瞬间僵住。

他看着我，用隐含怒意的声音缓缓地、一字一句道：「潇洒，风流？」

这话说得确实不太妥帖，诚然昨夜我们都喝醉了，且是萧无祁先抱住我的。

但那个率先扒掉对方衣服，还在温热肌肤上寸寸抚弄的人……的确是我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虚地思考着该如何转移话题，萧无祁却忽然勾了勾唇角，笑起来：

「皇上说得没错，臣的确是风流了些，也有些食髓知味。不过既然皇上不喜欢，臣以后不做便是了。」

薛太傅听不下去了，强行插话：

「皇上，既然萧将军难得回京，且有要事启奏，老臣便告退了。」

他离开后，房内的气氛有片刻的凝滞。

而后萧无祁开口，声音低沉地禀报了这三年来北疆的战事。

其实我并非不知道这些，他虽然从未回京，但折子总是按月准时送达。

我知道，他领着兵马，几次攻退辽国踏进大周边境的铁蹄，甚至连下对方三座城。

以至于辽国不得不派来使臣求和，甚至试图送公主过来和亲。

当然，被我拒绝了，理由是我与皇后舒鱼琴瑟和鸣，和谈可以，和亲就免了。

我又叫李德海进来，拟旨晋萧无祁为一品镇北将军，加封一等爵。

其实这是一步险棋，父皇还在时跟哥哥说过，萧家虽为三代忠臣，然而兵权在手，终究还是该警惕些。

可那时我被逼到绝境，朝中暗流涌动，边境又频生战乱，除了萧无祁，我已经无人可用。

而且……不知为何，我对萧无祁，就是有种莫名的信任。

萧无祁接了旨，站起身，等李德海离开后，忽然往前走了一步，盯着我的眼睛：

「皇上其实很清楚，臣要的并不是这些。」

那是什么？

我突然想到三年前，得知京郊那场惨案后，萧无祁以为我死了，棺椁下葬那天，他当夜离京，一路北上。

七日后边关传来消息，他在青岩关截住了那一行「山匪」，提剑割掉了首领的头颅，又连着杀了十几人，最后浑身浴血而去。

再后来，他一路快马进京，提着那首领的脑袋扔在我面前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，他要去镇守北疆。

我答应了他。

心头蓦然传来一阵钝痛，我先一步站起身来：「朕先送萧将军出宫吧。」

萧无祁没有再辩驳，只是默默地跟在我旁落后半步的位置。

出了御书房，走过长长的走廊，阳光从拐角的檐下穿进来，止于萧无祁身侧。

光芒温暖，与他身上那种锋锐又森冷的气质完全切割开来。

这是在北疆的风雪中磨炼出的凌厉。

奢靡的京城养不出这样的人。

走到殿前台阶上，我正要客客气气与萧无祁告别，目光一扫，却看到宁桐踩着台阶一步步走上来。

他冲我行了个礼，然后低声道：「臣想进宫请一位太医回府。」

宁桐脸色苍白，眼下一团淡淡的青黑，看上去像是没休息好。

我关切地问：「为何要请太医？爱卿莫不是病了？」

萧无祁在我身侧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嗤。

我顿觉面上很挂不住，正要回头斥责他两声，宁桐的声音传入耳中：

「昨夜宫宴结束后，臣妻身子不适，请来大夫把脉，才知已有孕两月，只是如今胎像不稳。臣放心不下，所以想请一位太医回去，为臣妻安胎。」

像是有支利箭骤然插入心脏，骤然涌上的尖锐刺痛让我耳畔嗡嗡作响，几乎看不清眼前宁桐的神情。

手指在袖中蜷缩成一团，我几乎能尝到口中隐约蔓延的血腥气。

「……好，李德海，你带宁爱卿去太医院一趟，让傅太医跟着去淮安王府看看。」

我听到自己平静的声音，紧接着，面前的宁桐礼貌谢恩，跟着李德海一起走了。

原地只剩下我和萧无祁。

「宁世子已经离开，皇上可以松手了。」

我低下头，发现自己的手指紧紧攥着他的袖子。

上好的深青色衣料被我揉成皱巴巴的一团，堆砌在他突出的漂亮腕骨上。

我原以为昨晚的事情过后，萧无祁一定会很恨我，碰上这样的情况大概率也会冷嘲热讽两句。

可他的声音很平静，甚至收敛锋芒，带上了一点罕见的温柔。

我缓过神来，松开他的袖子，低声道：「萧将军，陪朕走走吧。」

3

萧无祁陪着我逛遍了大半个御花园，最后天色暗下来，我走累了，干脆找了个寝宫附近的亭子坐下，又让宫人送了两壶酒过来，打算今晚继续借酒消愁。

几杯酒灌下去，我在摇晃的月色里支着下巴，看向面前的人：「萧无祁。」

他琉璃般明澈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，那里面有复杂的情绪，破开冰冷的表象跃出来。

我听见他对亭子外的宫人说：「皇上喝醉了，要休息，你们都下去吧。」

静谧的夜色笼罩下来，这里很快只剩下我和他。

醉意上涌，视线一点点朦胧，我伏在桌面上，低声喃喃。

「萧无祁，我不喜欢做皇帝，不喜欢什么天气都穿着厚厚的衣袍，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另娶他人……可是我没有办法。」

我说着说着，声音哽咽起来，「父皇母后都没了，哥哥是为了护着我，才被砍断了一条胳膊——我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，是大周的公主，我不这样，又能怎么办？」

当初，在周蔚的灵堂上，萧无祁红着眼眶问我：「那是你亲妹妹！你真的不觉得痛吗？」

我怎么能不痛？我怎么可能不痛！

父皇不是个好皇帝。

他不善朝政，更不懂权衡之术，遣散后宫，专宠母后，以致前朝怨言颇深。

可哥哥是个好太子。

他从三岁就开始读书，励精图治，倘若大周交到他手上，还能再延续百年昌茂。

但他们都死在了我面前。

父皇母后躺在血泊里，睁大眼睛望着我们。

哥哥明明被刺穿心口，却还是艰难地伸出胳膊，帮我挡下了致命的一剑。

我在满地流淌的猩红色里，一瞬间长大。

也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不能再嫁给宁桐。

不仅因为三年前那场惨剧发生时，我身中三剑，有一剑刺入小腹。

后来舒鱼秘密请大夫来诊脉，他告诉我：「姑娘伤及根本，怕是不能再生育了。」

还因为如今我是皇上，身上肩负的，是几乎灭门的仇恨，是整个大周末知的命运。

可在十七岁之前，我也不过是个单纯又骄纵的小姑娘，内心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可以嫁给宁桐，和我喜欢的人白头偕老，共度一生。

绿罗裙，金缕衣，步摇钗环……这些我曾经喜欢的、习以为常的东西，此生都不可能再正大光明地穿戴出来了。

温热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眼尾，我看着朦胧视线里萧无祁骤然放大的脸，才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眼泪。

「可是蔚蔚，这个皇帝，你做得很好。」

一定是我的错觉。

萧无祁不可能用这么温柔的嗓音跟我说话。

但我被拉扯到空中，惶惑不安的心，忽然就在他这句肯定中平静下来。

这三年来，我时时谨慎，不敢行差踏错半步。

这些话我不敢告诉舒鱼，也不知道还能再跟谁说，今天却一股脑倒给了萧无祁。

其实从很早之前开始，我就对萧无祁有种莫名的信任，也有点怕他——虽然我比他还要大两个月。不同于宁桐会十分温和地冲我笑，之前他来找哥哥时，总是板着脸。

看到我仰起脸跟宁桐说话时，神情还会变得更冷峻。

十六岁那年的及笄礼，由于前一夜看话本子熬得太晚，我迟迟没能睡醒，于是央求哥哥：

「你穿上裙子替我走一趟吧，好不好？」

我与他是双胞胎，自小身量与样貌就有八分相像，轮廓上的些许差别，也可以上妆来弥补。

禁不住我的撒娇卖乖，哥哥无奈地答应下来。

我放心地蒙上被子，继续睡了过去，直到他回来推醒我，然后把一支做工精巧的宫灯流苏金步摇递到我面前，告诉我，这是萧无祁送我的及笄礼物。

我顿时紧张起来：「他不会认出你来了吧？」

哥哥犹豫了一下，摇头：「他来得匆忙，送完东西又说了两句话，就回铁骑营去了。」

那支簪子做工十分精致，嵌着红宝石，是那时的我最喜欢的华丽风格。

我爱不释手地拨弄着流苏，反复把玩，以至于忽略了一旁哥哥脸上十分复杂的表情。

我还在慢吞吞地回忆着过去，身子忽然一轻。

萧无祁将我抱了起来。

长长的衣摆垂落又逶迤，在他指间交缠，一路蔓延进烛光温吞的寝宫。

他把我放在软榻上，抵着我额头，眼睛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凝视着我。

那些白日里被刻意隐藏的锋芒，在这一刻显露无疑，让他看起来极具侵略性。

萧无祁看着我，嗓音发沉：「你说你看着喜欢的人另娶他人——你喜欢的人是谁？宁桐吗？」

提到宁桐，我心口又漫上一阵隐痛。

但在萧无祁仿若受伤的目光里，这种痛又很奇异地消解了，再涌上来的，是一片我不敢深究的茫然无措。

我点头承认也不是，否认也不是，只好沉默。

他扯着唇角轻笑一声，忽然扣住我的手腕，引着我伸进他衣襟：

「那皇上昨夜这样对臣，又算什么？」

从他身上传来一阵淡淡的冷冽香气，像是碎落在湖水里的月光。

我承认，我一开始是想把手拿出来自证清白的。

但萧无祁自幼学武，流畅的肌肉线条蛰伏在光滑冷白的皮肤下，手感着实太好。

何况细想起来，昨夜我也享受得很。

于是我只纠结了一瞬，便立刻借着这个姿势，往更深的地方探过去，理直气壮道：「勾引你啊。」

贴在我掌心的肌肤越发灼热，萧无祁凑过来吻住我的嘴唇。

那双原本幽深冷冽的眼睛里，有火焰星星点点地燃烧起来。

压抑着沉暗欲念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

「皇上明明喜欢淮安王世子，却偏要勾引微臣，是什么意思呢？」

4

这个问题，我最终也没有回答。

只是勾着他的脖颈吻上去，像是在蓄意回避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萧无祁还在。

好在这一次，他没有把剑横在我颈上。

他只是穿好衣服，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冷声道：

「昨夜的事，臣依旧只当皇上喝醉了。等下还有早朝，臣先出宫了。」

萧无祁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拥着被子坐起来，在满室还未全然散去的旖旎中思考一个问题。

昨天早上他还用性命威胁我对他负责，今早却忽然变得满不在乎起来。

萧无祁到底在想什么？

我想不出来，但也不重要。

从昨晚萧无祁的态度里，我很明确，哪怕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他还是站在我这一边的，是可信可用之人。

这就够了。

三年前这步险棋，是我走对了。

文武百官分列两侧，左边为首的，是我去年新封的丞相陆知风；右边站着的，就是面无表情的萧无祁。

我处理完政事，在宣布退朝前忽然开口：

「三年前，先皇、先皇后与长乐公主殁于京郊歹人手中，朕命人一路追查至今，近日方有了些许眉目。」

萧无祁猛地抬起头看向我。

我迎着他的目光，继续道：

「萧将军，朕便命你从今日起接管京城禁卫军，全力追查此事，你可有异议？」

其实这件事，我大约年初就有了些许线索。

只是那时候，京中局势未平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但现在，萧无祁回来了，连同他手中掌控的八万北疆兵马一起，我手里就有了足够的筹码。

萧无祁跪下领旨，我没管某些朝臣微妙的神情，宣布退朝。

离开朝阳殿后，我去了趟凤藻宫，找舒鱼。

我尚在闺阁中时，便与舒鱼是好友，后来也全靠她救下我。

为此我还了她一个恩情，下旨把将要被忠勇侯嫁给纨绔子弟的舒鱼接进宫里，立为皇后。

那天晚上，喜烛燃烧，她伏在我膝上，认真地说：

「谢谢你，蔚蔚。若不是你帮我，我就真的要嫁人了。」

我摇头：「互利罢了。这样也算把你爹绑在了我这条船上，让我有了制衡那些人的底气。」

这三年来，我与舒鱼互相扶持，严格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，险之又险地避过了许多次危难。

当初那些因为父皇的死而蠢蠢欲动的朝臣与外戚，被我镇压的镇压，打发的打发，如今只能隐在暗处，不敢再妄动。

我吃了两块点心，屏退宫人，告诉舒鱼，我已经命萧无祁去追查三年前的事情。

舒鱼挑了挑眉：「你信他吗？」

我点头，想了想，还是告诉她：

「宫宴那天晚上，我喝醉了，本来想试探一下他，结果一时没有把持住——」

「一夜贪欢？」

「……两夜。」

舒鱼一口茶呛在喉咙里，半晌才顺过气来，那双妩媚的猫儿眼看过来，落在我脸上时，目光顿了顿：

「算了，反正萧无祁也算可信……如果你喜欢，享受一下也挺好的。」

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。

她也很清楚。

可对话到此为止，我们谁都没有再往下深谈。

三日后，我再宣萧无祁进宫。

这人照旧一身玄衣，墨发被一根十分简单的银白发带束起，几缕碎发从额前落下来，细碎的光影让原本冷峻的样貌轮廓更加深邃。

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站在那里，锋凛的目光扫过来，就好像边关冷冽的风裹挟着月光，一并吹进了波云诡谲的京城。

但是，萧无祁显然还在生我的气。

因为整个对话过程就是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多的他一个字都不肯说。

哪怕我摆出一副明君的得体笑容，他依旧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对着我，连眼神都没波动一下。

我吩咐李德海：「你先下去，吩咐他们准备晚膳吧，朕与萧将军另有要事相谈。」

等李德海走后，我立刻换了副神情，走到萧无祁面前，微微仰起脸看着他，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他手腕。

一下、两下……直到萧无祁眸色转深，忍无可忍地一把攥住我的手，咬牙问：「周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我用空着的那只手勾住他脖颈，把嘴唇贴上去，低声道：「当然是……对萧将军负责啊。」

我在赌，赌萧无祁不舍得推开我。

因为那两个晚上，哪怕是借着酒意交颈纵欢，我和他也没有真的醉到不省人事的地步。

果然，萧无祁只微微僵了一瞬，便用更大的力道吻回来。

凌乱的步伐恍若舞步，向后踩了几尺，跌落在幔帐重叠的软榻上。

那是一个绵长又湿润的吻。

我心底的惶恐、期待、孤注一掷，还有无数微不可察又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，就在这个吻里短暂地消失了。

夕阳橙红色的光透过半透明的窗纸渗进来，我在光里注视着他的眼睛，在他唇齿间低声道：

「萧无祁，留下来用晚膳吧，我让御膳房做了你喜欢的点心。」

5

这天晚上，萧无祁理所当然，又一次留宿在我的寝宫。

我在红烛燃起的光里俯下身，用吻在他嘴唇上涂抹开一片润泽的水光，看着他眼底的光一寸寸深沉。

第二天一早，趁着天还没亮，萧无祁又会离开皇宫，不让其他人发现我们的关系。

这种仿佛偷欢一般的隐秘感，反而带来了更刺激的感官享受。

或许一开始萧无祁不是这么想的，但总是在我早朝后专程留下他的刻意撩拨中，在我勾住他衣带的指尖上，一次又一次地屈服于最原始的欲望。

只是——

在这一日一日累叠起的贪欢之中，我心底反而生出些微薄又隐秘的盼望来。

这一日早朝过后，我破天荒地没有单独留下萧无祁。

散朝后，让人秘密请来一位大夫，蒙着眼睛隔帘诊脉。

良久，他才斟酌着小心翼翼道：「姑娘旧伤未愈，又添心疾，若不好好看护，恐怕……」

「恐怕什么？」

「寿元无多。」

我沉默下来，半晌，淡淡开口：「于生育一道呢？」

「……三年前已是伤了根本，实在无力回天。」

我挥挥手，让人把他带了下去，宫内一时陷入死寂。

良久，一股温软的触感轻轻覆上我的手背，低头看去，是舒鱼涂着丹寇的修长手指，一下一下地抚弄着。

「蔚蔚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从那股短暂的茫然隐痛中抽离出来，恢复了惯常的冷静，「没事，我们不是三年前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吗？」

舒鱼微微蹙眉，神情看上去并不愉悦：「但你和萧无祁……」

「一晌贪欢而已。」

我想我的神情看上去，一定冷静、平淡、毫无破绽，

「舒鱼，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——从三年前，你把我从那个地方救下来开始，我心里想的，就只剩查明真凶，然后复仇这一件事。」

后来或许还要加上振兴大周数百年的江山基业。

但这一切里，大概率是不会有萧无祁的。

他先是大周的忠臣良将，然后是萧家的儿子，最后才是在我心底辟出一小块净土的、我的青梅竹马。

舒鱼叹了口气，声音越发温柔，带着强烈的安抚之意：

「蔚蔚，人命也并非天定。萧无祁对你并非无意，三年前他离京北上，至今未曾婚配……或许等你大仇得报，还会有别的办法。」

「或许吧。」

我笑了一下，却依旧清醒，并不相信舒鱼美好的期望。

不过也不要紧。

哪怕只有昙花一现的短暂欢愉，我也觉得心满意足。

6

后面几天，萧无祁派人进宫传信，说是我之前命他调查的事情有了些许眉目。

他要出京继续追查，所以这几日不便入宫，与我一同赏花。

赏花？赏花！

我忽然想到某个烛光旖旎的晚上，情到浓时，他从案几上折下一朵山茶花，放在我平坦的小腹上，细细打量。

那目光中带着丝丝缕缕的沉溺，一寸一寸织成瑰丽的锦缎。

我问他：「你在看什么？」

他勾勾唇角，俯下身吻我：「赏花。」

回忆令我晃神了一瞬，回过神时，脸颊微热。

好在宫人站在下面，又低着头，未曾看到。

我故作镇定道：「朕知道了，你去回萧家的人，就说，朕在宫中等着萧将军的消息，随时恭候——记得，一字不差地传给

他。」

「是。」

大约五日后，萧无祁回京后，第一时间进了宫。

我原本有意针对他那句「赏花」嘲讽两句，然而这股心思在看到神情肃冷的面容时，骤然淡了下去。

萧无祁惯常穿的玄色衣袍沾了灰尘和血迹，嘴唇也紧抿着，目光淡淡扫过我，带着一丝莫名的冷嘲。

我皱起眉，屏退左右，等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，才低声问：

「你不是追查那件事了吗？可有什么进展？」

「……有。」

他垂下眼，片刻后复又抬起：「但是，皇上愿意信吗——或者说，周蔚，你愿意相信吗？」

我听出了他话里隐含的更深一层含义，怔了怔，从案几前走下去，攥住他的下巴，印上去一个湿润的吻。

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」

「……三年前那件事中的山匪之一，叫吕老七的那个，出现在京郊附近。」

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独自暗中跟踪，发现他与其他几个山匪藏身在山间破庙中。」

「因为不慎被发现，我杀了其他人，只留下吕老七一个带伤的，故意放走他，然后暗中跟踪，直到他——」

「消失在淮安王府后巷之中。」

他说完最后几个字，微微退开一点，站在阳光未曾照见的阴影里看向我。

那一瞬，无数情绪在他眼中翻涌，最终还是尽数沉寂下去，像是终于向命运的判决低头。

我沉默片刻。

而后看向他，冷冷道：「莫非萧将军觉得，朕会因为对淮安王世子旧情难忘，而对三年前的事不追究？」

不可否认，那一瞬间心头的确有短暂涌上的失措，但很快就被覆着血色的恨意盖了过去。

再然后，我看到萧无祁的眼神，甚至有些零星的委屈冒了出来。

原来一直以来……他都是这么看我的吗？

曾经我的确心悦宁桐，喜欢他喜欢到不顾一切都要嫁给他。

但倘若淮安王府真的与那件事有关，再深刻的旧情也不能让我心软。

我与萧无祁不欢而散。

他离开后，我惦记着他身上的血迹，想到他曾经与那样穷凶极恶的山匪缠斗，免不得担心。

最后到底还是遣人去太医院取了药膏，命他们送到将军府去。

再然后，我下旨，命淮安王世子宁桐三日后，在京城月空湖的画舫中一叙。

7

宁桐果然按时赴约。

我收拾妥帖，推开画舫的门走进去，将所有下人驱散下船，而后对宁桐道：

「今日你我不讲君臣之礼，只论旧情。」

「……皇上。」

我一抬手：「宁桐，你可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」

他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微微一笑：「五年前，父皇给你和蔚蔚赐婚，就是在这一日。」

宁桐的眼睛有片刻的失神。

我将面前的杯中酒一饮而尽：

「其实一开始，我并不赞成你和蔚蔚的婚事。只是蔚蔚她实在很喜欢你，我和父皇也就依着她——倘若她没有死在三年前，你们如今也该成婚三年了吧？」

宁桐眼中骤然涌起的疼痛总作不得假，但我很敏锐地捕捉到，那疼痛再往下探去，还蛰伏着更深的东西。

于是我又喝了两杯酒，装作醉醺醺的模样，伸手拍了拍他放在桌上的手臂：

「我时常会想，三年前那场京郊惨案，为何最后活下来的人会是我？我是太子，蔚蔚她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公主。就算那些人有谋逆之心，也该冲我来才是……让蔚蔚活着又能怎么样呢……」

事实上，当初舒鱼救下我后，我撑着最后一丝残存的意识，让她派心腹下人去收拾了父皇母后和哥哥的尸体，没有给后来的人留下证据。

再后来，我的伤稍微养好了一些，便和舒鱼一起构建了这个弥天大谎。

宁桐的神色万分复杂，许是醉意催化，他几乎脱口而出：「当初我明明——」

明明什么？当初明明什么？！

像是自知失言，他闭了嘴，沉默片刻，做出一副伤心的表情：

「皇上，你喝醉了。我不想再提蔚蔚的死了，只希望她来生能过得幸福平安，再不遇恶人。」

他眼中的悲伤是如此虚伪，以至于我一眼就察觉到下面翻涌的，呼之欲出的慌乱。

宁桐往窗外渐渐阴沉的天色望了一眼，转头冲我拱手：

「皇上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臣妻还怀着身孕，需要臣照料，今日先告辞了。」

我垂首扯了扯唇角，再抬头时，神情已经毫无破绽：「去吧，朕在此处单独与蔚蔚待一会儿。」

宁桐拱手告辞，却又在走到门口时停住脚步，回头看向我。

察觉到他半晌没动静，我抬眼望过去，正对上他眼底散去只剩余韵的惊色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……无事，是臣僭越了。」宁桐摇摇头，再一拱手，「皇上，臣先告退了。」

他走后，风渐渐大了些，吹动画舫轻轻摇晃。

我就在这样水波涟漪般的晃动里，趴在桌子上，一杯一杯地喝着酒。

急雨敲窗，免不得让人想到许多过去的事。

8

月空湖，是我还是大周的公主时，常常与哥哥溜出宫去玩的地方。

那时候，陪在我身边的就是宁桐，而哥哥也总是带着萧无祁。

只不过我满心满眼都是宁桐，很少注意到哥哥身后少言寡语的萧无祁。

再加上觉得他不喜欢我，潜意识里便有些怕他。

有一回，听说湖中央的那片莲池中心开了一枝双头并蒂莲，我十分好奇，想见识一下。

但那天风急雨骤，画舫不便入湖，又听闻并蒂莲素来娇弱，这场雨后怕是什么都不剩了。

最后我郁郁寡欢地回去了，却在回宫后收到哥哥命人送来的锦盒。

打开来，里面是一枝尚且挂着水珠的双头并蒂莲。

我惊喜万分，连忙让宫女传匠人来，命他们照着这株并蒂莲为我打一整套头面首饰。

等人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烛光下，爱不释手地反复把玩，直到那枝花在我手里变得蔫巴巴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命宫人做了好吃的点心，特意提过去谢过哥哥。

结果他把那一盘红豆酥吃完了，才告诉我，花是萧无祁去帮我摘的。

我一愣，哥哥笑得有些促狭：「怎么样，要不要再做一盘点心去谢萧无祁啊？」

「他又不喜欢甜食……」

我小声嘟嘟囔囔，结果一回头，就看到萧无祁逆光站在门口，神情冷淡地看着我：「公主。」

「皇上。」一声突然的呼唤将我拉回现实。

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那站在画舫门口的人影走到我近前。

一股温热的力道攥住我手腕，我才意识到，萧无祁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了我面前。

他冷然道：「淮安王世子走了？皇上没干脆留下他一夜叙旧？」

我怔了怔，旋即狠狠甩开他的手，厉声呵斥：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萧无祁，你放肆！」

「臣放肆，皇上便治臣的罪吧，反正臣与淮安王世子总是不同的。」

他说完，嘴唇紧抿着，脸部线条看起来格外冷硬。

但那双密布骤雨疾风的眼眸里，又零星地冒出一丝委屈，像在我心尖最柔软的地方戳了一下，又冷又疼。

他到底是没忍住，绷着神情问我：「你既然同我有了那样的关系，又为何要与宁桐举止亲密？」

原来我与宁桐在画舫内谈话时，他就外面悄悄看着，所以瞧见了我去拍宁桐手臂的动作。

风雨越发急促，整只画舫都变得微微摇晃起来。

我在这样水波般的晃动中，感受到一种与心乱如麻混杂起来的失措，于是强迫自己神情冰冷地望着他：「萧无祁，朕是皇上。」

「你身为臣子，无权过问朕的私事。」

萧无祁似乎被这句话激怒，他猛地往前跨了一步，攥住我的下巴，恶狠狠的吻印了上来。

酒意上涌，画舫的摇晃更剧烈了些。

我本该耽溺于这片滚烫的情愫，但那一瞬间，当初的诊脉结果，还有那老大夫说的话重新浮上心间。

我活不长，和萧无祁，更是没有未来。

他替我办好这最后一件事，等我死后，该好好地娶妻生子，将忠臣良将的萧家传承下去才对。

我闭了闭眼睛，攀着他的胳膊，装作喝醉的样子，叫了一声：「……宁桐。」

萧无祁整个人僵住，他猛地推开我，有些踉跄地后退两步，站在案几的另一边看向我，指腹用力擦过唇角。

我几乎从他明澈的眼底看到了怨恨。

良久，他盯着我，一字一句，嗓音沙哑：「周蔚，我真宁可你死在了三年前。」

9

其实我并不喜欢做皇帝。

我与哥哥虽然长相有七八分相似，然而身量差了不少。

每日起床后，我要先垫肩和鞋子，在纤细腰间缠上厚厚的白布，才能穿上龙袍。

还要把脸部轮廓妆点得更加冷硬，贴上假喉结才敢出门。

做这些时，要么是我一个人，要么再加上舒鱼。

我也杀过不少人，有的是贪官，有的是蛀虫，有的……只是知晓我秘密的人。

当初哥哥跟着太傅学治国之道，我也跟着听过，知道他们说的「一将功成万骨枯」，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但我很难做到，却又被命运的洪流，强行推上了那个位置。

睁开眼，我已经躺在了凤藻宫的床上，舒鱼身上那股恬淡的幽香飘入鼻息，极大地缓解了醉酒与风寒带来的头痛。

她见我醒了，起身去端了碗药回来，递到我面前：「喝了吧。」

苦涩又温热的药汁灌入喉咙，我渐渐回忆起昨天的事情。

下着大雨，萧无祁放完那句狠话就走了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眼见他翻身上马，快马加鞭消失在雨帘里，这才慢慢走出去，上了马车：「回宫。」

我真的有些醉了，回宫后便直接到了舒鱼这里。

她叫宫人替我备了热水，又给我灌了碗热汤，最后才让我和她一起就寝。

只不过因为淋了雨，再加上我身子本就不算强健，因此感染了风寒，连着喝了几天的药才好。

这几日早朝，萧无祁都站在下面，神情冷峻地望着我，只有在我低声咳嗽时，神情会有些微变化。

但无论我怎么明里暗里下旨让他进宫，萧无祁都避而不见，找的托词还是调查三年前那件事的真相。

我告诉舒鱼：「萧无祁好像真的生我的气了。」

她正在给我绣荷包，闻言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很稀奇：

「你跟他说了什么，连萧无祁都能生你的气了？」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把那天画舫上的事情告诉了她。

舒鱼的神情看起来很微妙，眼中情绪复杂。

良久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走过来抱住了我：

「蔚蔚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这对萧无祁不公平……你已经招惹了他，感受到了他的心意，却偏要他未来娶妻生子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」

我沉默片刻：「可是我不能嫁入萧家，更不能为他生儿育女。」

「那你有没有问过萧无祁——也许这对他来说，并不重要呢？」

我把脸埋在她肩头，嗅着那股幽幽的冷香：

「可是萧无祁现在都不理我了……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哄哄他？」

「是。」

于是第二日，我让人借着年关将近的名义宣旨，十日后举行宫宴，还在宫宴上安排了焰火表演。

萧无祁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

十四岁那年的花朝节灯会，我偷偷溜出宫去找宁桐，却在街上拥挤的人潮中险些走失，还险些被踩伤。

满心慌乱下，忽然有股力道攥住我的手，带着我一路穿过人群，到了安全的桥上。

我转头望去，才发现那个人是萧无祁。

他的神情一如从前每一次那样冷淡，只是我身后密集的灯火映入他眼中，把里面的冷峻都化成一团轻暖的雾气。

原本我是有点怕他的，可是看到他的眼神后，那股畏惧感竟然渐渐奇妙地散去了。

小声问他：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哥哥呢？」

萧无祁伸出手，把我鬓边汗湿的头发别到耳后。

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反问我：「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偷偷跑出宫？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下意识觉得萧无祁好像不太喜欢宁桐。

再加上我没找到人，于是干脆没说是出宫来找宁桐的，只说：「听说今天宫外有焰火表演，想出来看看。」

萧无祁的神色顿时变得愉悦许多，他说：「那就在这里看吧。」

那座桥的位置算不得极好，有些细碎的火花被岸旁的树荫挡住，不能看到全貌。

可是周身喧闹的人群，弥漫在空中丝丝缕缕温暖的烟火气息，还是在我心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0

十日时间一晃而过。

到宫宴那日，我高坐主位，舒鱼在我身边，很有几分心神不宁的样子。

我顺着她的目光往下，发现她一直在看的，是坐在萧无祁正对面的丞相陆知风。

他是两年前的新科状元，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朝中为数不多完全站在我这边的重臣。

难道……他和舒鱼有情况？

因为舒鱼的缘故，我多往陆知风那看了几眼，结果再看萧无祁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原本稍有回温的眼神，又变得冰冷无比。

发觉我在看他时，甚至对着我有些嘲讽地扯了扯唇角。

他不会误会我对陆知风有意思吧？

我心里顿觉不妙，但这并不是能向他解释的场合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让李德海将安排好的歌舞传唤上来。

歌舞过后，就是焰火表演。

盛装打扮的小宫女在箜篌丝竹声中翩翩起舞，我支着下巴，漫不经心地欣赏着，心里却在思索萧无祁的想法。

变故就是在一瞬间发生的。

谁也没看清那站在最前面的小宫女是怎么飞身跃上主位的，等我回过神来，她已经站在了我面前，一把扯下了我贴在喉间的假喉结。

无边的恐慌像水草一样蔓生上来，我下意识往后仰，但她已经揪住我的衣襟，猛地往下一扯，露出我胸口厚厚的裹胸一角。

舒鱼挡在我身前，高声急促道：「有刺客，护驾！护驾——」

话音未落，殿中忽然有个人站了出来：「护驾？皇后不如再看清楚点，如今站在你身边的，究竟是皇上，还是曾经的公主周蔚！」

那声音无比耳熟，几乎在响起的一瞬间，就令我想到无数散落在过去的零星碎片——无数个我提着点心去上书房的午后，蝉

鸣声声的夏天，曾经萦绕在心头的少女悸动，在这一刻通通烧成灰烬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站出来揭露我真实身份的人，竟然是宁桐。

或者说，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

这个疑问浮上心头的时候，我蓦然想到那天的画舫之中，他离开前，眼中一闪而逝的惊色。

「周蔚，你一介女子，怎么能登基为帝？怎么能顶替你兄长的身份，撒下此等弥天大谎？」

像是为了应和他的话，那不怕死的小宫女用力拨开舒鱼，还想再上来扯我的衣裳，把我扒得再赤裸一些。

一道身影蓦然闪到我身前，接着有锐利的银光一闪，长剑深深地刺入小宫女心口，又猛地拔出来。

她甚至连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在鲜血四溅中倒了下去。

一股冷冽的淡香飘入鼻息，像是边关高悬的月亮在这一刻，融化在殿内的风中。

这股气息，我曾在无数个意乱情迷的夜里，于床榻间嗅到，并心甘情愿耽溺于此。

是萧无祁。

他将还在滴血的佩剑随手扔在地上，解下身上的披风兜头拢下来，而后抱起我就要离开。

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轻易察觉的颤抖：「别怕，周蔚，我带你离开。」

这一声好像带着无限的力量，从我冰凉的指尖钻进去，沿着血液流淌至心脏，又从无数细枝末节的地方汇集出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
我忽然冷静下来：「不。」

「萧无祁，你放我下来。」

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

萧无祁动作一顿，冷冽的目光扫过我脸颊，我从他眼底看到自己的倒影——

脸色微微苍白，可目光是如此坚定，就像三年前，舒鱼从血泊中救下我的那个下午。

他缓缓松开手，将我放在地面上。

我站稳身子，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把他裹在我身上的披风取了下来，深吸一口气。

「没错，朕是女子，是曾经的公主——但如今，朕也是大周的皇帝。」

满朝文武在寂静中看向我。

我微微抬起下巴：「朕倒要问问淮安王世子，就算朕是女子，那又如何？为何女子就不能为帝，不能为官，不能为黎民苍生做些什么，难不成女子天生就低人一等？」

宁桐神情微微一动，避开了我直视的目光。

「三年前朕登基时，国库空虚，运河未成，卞州一带官员勾结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北疆动乱，东部沿海时常有海盗出没。如今，国库充盈，税收减免，运河已成，卞州风气焕然一新，北疆动乱平复，沿海出没的海盗也都招安的招安，斩杀的斩杀——就算当初继位的人是皇兄，也未必能比朕做得更好。难不成在位三载的功绩，就因为朕的身份是女子，便可尽数抹杀了？！」

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我蓦然抬高了嗓音，让那句质问出口时质地有声。

冰冷的夜风从大殿门口吹进来，拂动衣袍猎猎作响。

满朝哗然中，我身后的萧无祁第一个向前，一步步走下台阶，而后转过身，朝着我的方向跪了下去。

他声音清朗，如夜空铺开的清风明月：「吾皇万岁！」

第二个跪下的人，是陆知风。

「皇上在位三年，任用贤臣，平息战乱，一心为了江山百姓，鞠躬尽瘁——此等功绩，绝不该因为女子身份就被抹杀，臣仍愿尊其为君。」

他们跪下后，身后的百官也跟着一个个跪了下去，口称明君。

最后，我看向神色阴晴不定的宁桐，和他身边的淮安王，扯了扯唇角：「淮安王莫非还有不服？」

他沉默片刻，到底是明白自己大势已去，于是咬牙跪了下去：「臣无不服之处。」

我的目光一扫过大殿中的每一个，直到最后，落在最前面的萧无祁脸上。

他跪在我面前，看着我，眼神是臣服的，不再是一个男子看着他心爱的女人。

而是一个臣子看着他敬仰的君王。

「众爱卿平身。」

我微笑道：「时候不早了，朕还命人安排了焰火表演，一同去赏看吧。」

但心里却很清楚，那小宫女虽然已经死了，她的来历却远没有那么简单。

有些人，此刻大概是没有心情再看焰火表演了。

接下来的一切，都顺理成章。

我和舒鱼顺着那小宫女的来历一路往下查，最终查到她一开始的进宫，与薛太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而薛太傅与淮安王府，一向来往密切。

就在这时，萧无祁忽然入宫求见。

站在御书房里，他将一封纸页泛黄的书信递到我面前，然后才低声道：

「臣一路追查，发现当初淮安王被太宗封为异姓王一事似乎另有隐情。」

「从蛛丝马迹中找到可靠的人之后，方才得知，他与先皇，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只是因母妃戴罪在身，故而流落民间。后被太宗寻回，因太宗顾念父子亲情，所以才找借口封了个异姓王给他。」

「先皇继位后，淮安王便心怀不满，不甘位居人臣，暗中筹谋多年。一方面，让儿子接近皇家血脉，打探行踪；另一方面，勾结北疆辽国的人伪装成山匪，又在薛太傅的帮助下进行劫杀。」

「原本该万无一失的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，你会逃脱。」

我又一次想到那天在画舫之上，宁桐脱口而出的半句话。

我的幸存和逃脱，真的只是幸运吗？

还是说宁桐早就安排好，要让我活下来，却没想到我胆子大到敢冒充哥哥，又在舒鱼的掩护下，竟然没有人曾起过疑心。

一切记忆终究归尘入海，我站起身，肃然道：「带兵，去淮安王府。」

这一日的京城，寻常百姓皆关门闭户，看着三千禁卫军穿过大街小巷，太傅府和淮安王府被抄家。

但我没想到，即使这样密集的人手，还是让淮安王带着两个心腹逃出了京城。

我骑在马上，低头看着宁桐被禁卫军押出来，戴上木枷。

像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抬起头，向我的方向看过来。

那双曾经温润的、令我着迷的眼睛里，已经被恨意填满。

「周蔚。」他用陌生又阴冷的声音叫我的名字，「我恨你。」

「我以为你死了。」

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！」

我毫不畏惧地直视他的目光，冷声下令：「带走，压入天牢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禁卫军先行一步，我骑着马，和萧无祁落在后面。

起先无话，直到他先开口：

「臣会命人出京继续追查淮安王的下落，务必让他逃不出大周境内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他微微侧过头瞥了我一眼：「周蔚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穿裙子也很好看。」

今日出行，我穿的是从前并不喜欢的一条绛紫色幅裙，首饰妆容亦是一切从简。

虽然我的女子身份已经不用再隐瞒，但到底，还是不可能回得去当初那种被娇宠的公主心境了。

那场惨案发生前，我最喜欢穿各种颜色鲜艳的繁复衣裙，还要配上万分奢华的首饰。

有一年生辰宴，我让宫女给我梳了个格外繁复的发髻，髻上插了足足九对金钗。

那时的我天真又快乐，并且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。

没料到，命运的变故是如此无常，只需要在那样一个下午轻轻拨弄一下，就足以在我的人生里引起滔天的风浪。

我回过神，轻声道：「如今不用伪装成哥哥的身份，我已经让尚衣局去加紧赶制新的龙袍了。还有当初的那座陵墓，墓碑上终于可以换上哥哥的名字了。」

说着，我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眼见宫门已经在不远处，又转头看向萧无祁：「那天在画舫上的事情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只来得及听萧无祁说一个字。

眼前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所有的画面像是被刻意放慢了一样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。

朦胧里，我的目光只在萧无祁骤然仓皇的神情上停留了一瞬，接着便沉入无尽的黑暗之中。

13

后来太医诊脉，说我三年前便心脉俱损，又撑着这么天大的一个秘密生生熬了三年，如今真相水落石出，大仇得报，那股气就垮了下去。

「但若是好生将养着，倒不至于那么严重，至少能活二三十载。」

整个过程里，萧无祁一直站在床边听着，紧抿着嘴唇，神情看上去格外严肃。

一直到太医走后，他才坐在床边，轻轻握住我搭在被子外的手：

「所以，这就是那天皇上在画舫上，对着我喊宁桐名字的原因？」

声音里似乎带了一点咬牙切齿的意味，我很识趣地摇头：

「怎么会，朕……我只是觉得，事情真相未定，若是我不幸遇害，至少不要把你牵扯进来，让你能安心成亲——」

没说完的话被一个灼热的、恶狠狠的吻堵了回去。

萧无祁攥着我的下巴，一字一句道：「周蔚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」

「我……那个……」

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一点都没感觉到吗？」

过去蛰伏的无数细节在这一刻骤然连接成线，当初那个每次看到我给宁桐送东西就板起脸的少年，其实是因为……吃醋？

我反手握住萧无祁的手，轻声道：「萧无祁，等这件事彻底结束后，我们就成亲。」

相处的时间越久，我也越发意识到，其实于我而言，萧无祁是一个极好哄的人。

他的冷硬与凜然，在得知我还活着时就渐渐淡下去，单独相处时，纵然只是在床帐之中的欢愉，他在我面前也是柔软的。

就算那一日在画舫上放了那样的狠话，事实上后来宫宴的焰火表演时，我在袍袖下轻轻勾住他的手指，又用指腹在他掌心摩挲了几下后，萧无祁的气就消散了大半。

何况现在，我提到了成亲。

最终，萧无祁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我坐在床上，沉默良久，让李德海重新叫回了太医。

夕阳的光几乎完全从天际沉落下去，照在我脸上的，只剩一线猩红。

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，无波无澜：「说吧，朕到底还能活多久？」

老太医颤颤巍巍地说：「即便好生将养，恐怕……也不过一年有余。」

「朕知道了。」我淡淡地说，「此事务必要瞒着其他所有人，包括皇后和萧将军，你明白吗？」

我早就知道，我和萧无祁，没有未来。

这次身体养好了一点后，我开始不动声色地策划死后的事情。

在位三年，励精图治，我也算对得起大周的黎民百姓。

离世前，我也会安排好舒鱼和陆知风的婚事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。

薛太傅与淮安王一家定于七日后问斩，家仆尽数遣散。

当初那些幸存下来的山匪，也被一个一个找出来杀掉。

父皇母后，还有哥哥的仇，我终于报了。

唯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萧无祁。

与他贪欢，给他承诺，但没有告诉他，我其实根本活不长久。

在我下旨给舒鱼和陆知风赐婚后，萧无祁终于带来了淮安王的下落——

他逃出京城后，一路北上，到了北疆腹地，与辽国的探子接应，还拿出了大周于北疆的边防图，以至于辽国直接发动了战争。

萧无祁禀报完消息，向我请命，再次出征北疆。

「这一次，我会带回淮安王的人头，作为向你求亲的聘礼。」
他望向我，眼睛里亮着璨璨的光，「周蔚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就成亲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我笑着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去，轻轻勾住他的脖颈，在萧无祁骤然深沉的眸光里，十分勾人地笑：

「成亲可以等你回来，不过洞房……倒是可以今夜提前。」

萧无祁喉结滚动两下，一把搂住了我的腰。

满室旖旎。

14

三年前，我第一次得知自己寿元无多时，就在宫外命人暗中物色，养着一个可靠的孩子，起名叫周宁星。

起先收养时，我以为那是个男孩，直到她十三岁那年来了癸水。

我让人教她读书识字，教她文韬武略、制衡之术。

当初哥哥与我学过的所有东西，都让她照着学了一遍。

本来我安排得极好，等萧无祁回京后，让他慢慢地和宁星熟悉，日后身为忠臣良将，可继续辅佐她治理大周的江山。

而我也有充分的时间与他告别。

但我没想到，一开始捷报连连的萧无祁，竟然在北疆战场上失踪了。

「怎么回事？！」

回京传信的人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「皇上！辽国人拿了北疆的边防图，故意布下陷阱诱萧将军深入腹地，然后包围了他。萧将军浴血奋战，杀出重围，却不慎从山崖跌落，恐怕凶多吉少了！」

他的声音如一道惊雷在我耳畔炸响，我却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目光一一扫过御书房内的其他几位大臣。

果然，有两个人的神情已经慌乱起来，甚至有一个转头，六神无主道：

「皇上，萧将军既然已经凶多吉少，那辽国人素来凶恶，手中又有我们的边防图，不如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！」

我猛地站起身，盯着他冷汗涔涔的额头，厉声呵斥：

「就算萧无祁真的死了，大周的江山还在，朕也还在，绝无向逆臣与辽国降服的可能！」

「倘若萧将军的死讯真的确定了，朕会御、驾、亲、征！」

强撑着命李德海送走几位大臣，我猛地吐出一口血来。

眼前的景物一点一点变得模糊，我用力摇了摇头，让自己清醒下来，提笔给舒鱼写信。

如今她已经嫁入丞相府，不住在后宫之中。

我给她写信，说打算把周宁星送到丞相府，让她帮我看顾一段时间。

但舒鱼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什么异常，竟然直接进宫来找我了。

看到我的第一眼，她显然吃了一惊，快步上前，攀住我的胳膊，急声道：「蔚蔚！」

「小鱼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」我白着嘴唇叮嘱她。

「你替我照顾好宁星，传位给她的圣旨我已经拟好了，等下你一并带出宫去。我如今的境况，别告诉任何人，连陆知风都不许说。」

「我会称病，这几日不上朝，倘若七日后萧无祁还没有回来，你就直接拿出圣旨，让宁星继位，然后从萧家旁支里挑一个好苗子，让萧老将军好好培养。就说我对不起他，让萧无祁折在了我的仇恨里。」

「不过你也别太伤心，我们三年前就知道这个结果了。那时候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请来许多大夫，都说我可能活不成了，但我硬撑着那一口气，真的活了下来。这三年里，我心里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的事，和大周的江山基业。」

「如今大仇得报，我也该去找父皇母后，还有哥哥他们了。」

人生的前十七年，我只喜欢过一个不该喜欢的人，就是宁桐。

那时候，我觉得萧无祁很讨厌我，也不敢接近他。

再后来，父皇母后和哥哥惨死，我不得不小心再小心，不敢行差踏错半步，直到真相大白，大仇得报。

说到底，我与萧无祁有过温存的时间，统共也只有这么几个月而已。

舒鱼哭得满面泪痕，我笑着拿袖子替她擦眼泪，然后认真地望着她：「小鱼，谢谢你救了我。」

「我这三年的功绩，虽不能说名垂千古，至少史官记载时，该称我一声『明君』了吧……」

我又回想了一遍，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，于是冲舒鱼挥挥手：

「好了小鱼，你带着宁星回去吧，我要睡一会儿了。」

15

我在宫中生生熬了三日，直到三日后的傍晚，油尽灯枯。

眼前的景物已经一片混沌，光点乱飞。

我扶着床栏慢慢躺下去，从案几上折了一只山茶花，放在枕边。

萧无祁离京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几乎一夜没睡。

我缠着他，看着他星光璀璨的眼眸被旖旎的欲色填满，笑着去勾他的肩膀：「萧将军，还要不要赏花啊？」

后来我失了神，听着他低沉的嗓音响在耳畔，一声又一声地说着喜欢我，却始终没有给他半分回应。

其实那天，我很想让舒鱼再给萧无祁带几句话，倘若他还活着，可以说给他听。

可是想想，还是作罢。

就让他觉得我是个骗子吧，是个只与他有过露水情缘一晌贪欢，骗他要成亲，但其实根本不会兑现、连喜欢他都没说过一句的骗子。

他如果活着，还是恨我，忘了我，去过自己的人生比较好。

就不必知晓我的心意了。

我只是有些遗憾，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。

尾声

萧无祁斩下淮安王的人头，一路快马加鞭回京，路上跑死了两匹马，几乎没怎么歇过。

他要告诉周蔚，一切都已经了结，他们可以成亲了。

不管是她嫁给他，还是他被她收入后宫中，都是好的。

夕阳的光芒只剩一线，他骑着马，已经远远地看到了京城的大门。

萧无祁进城的时候，宫里的丧钟刚敲过第九下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